

名

刊

收获

文

库

选·萃

1957-1997

A

来 访 者

刘白羽·我们的早晨

郭源新·汨罗江/苏策·江上波涛

管桦·辛俊地/海默·盐

方纪·来访者/茹志鹃·高高的白杨树

叶君健·阿布杜拉/艾芜·群山中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刊文库:《收获》40年/李小林等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 10

ISBN 7-5313-1763-X

I. 名… II. 李…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160 号

名刊文库

《收获》选萃 (1957—1997)

A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73 千字 印张: 8 $\frac{1}{2}$

印数: 8000 册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洪 钧

责任校对: 王春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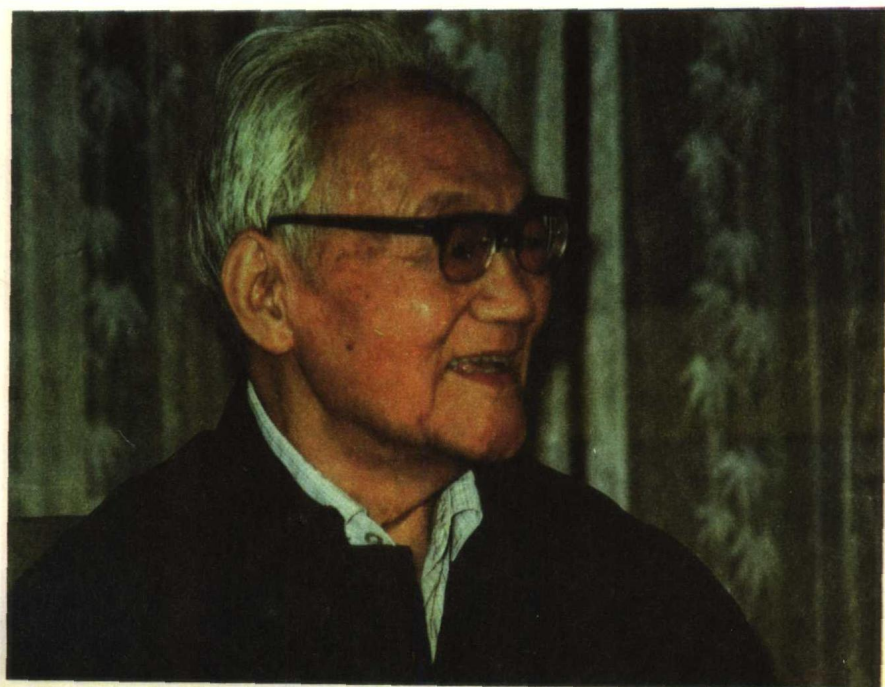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1763-X/I·1543

定价: 16.00 元

全 15 卷总定价: 240.00 元



巴金

BBw/8/1/1



靳 以



肖岱与李小林

总序

柯 灵

《收获》创刊于一九五七年七月，是新中国首先问世的大型文学期刊，现在已近不惑之年。其间风雨晦明，两遭挫折，两度复苏，而水耕火耨，辛苦经营，不改故常。名家荟萃，佳作如林，读者翕从，影响遍于海内外，在当代文学大地上，显出一种老树参天，花繁叶茂，根牢果实的气象，令人望而怡悦。

《收获》创始，主持笔政的是巴金、靳以同志。这两个名字并肩而立，对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的读者，会油然而生亲切感，因为他们就是《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的主编。这三个同气连枝的文学杂志，在三十年代群雄纷争的文坛上别树一帜，以切实的贡献赢得盛大的声誉。《收获》的诞生，可以看作是穿越新旧中国的隧道，先后辉映，一脉相承。

《收获》的成功并非幸致，有几种特色，非常引人注目：一是坚持纯正健康的文学道路，堂堂正正，不走偏锋，不媚时俗。而胸襟开阔，兼容缤纷的流派风格，各取其长，各尽其妙；目光敏锐，与时代同步，推陈出新，遥承传统而近挹新潮，常葆青春。二是脚踏实地，心无旁骛，锐意耕耘，殷勤奉献，不鼓噪喧嚣，立异鸣高，显得清新朴厚实大声宏。三是敞开门户，打扫园林，以文会友，少长咸集，老一辈作家乐于在此蒔花栽木，几辈青壮作家在此初试啼声，一鸣惊人。做到编者作者读者三位一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成为公众心灵世界一种和谐契合的媒介。

性格鲜明生气蓬勃的优秀期刊，对文化运动具有何等重大的作用，史迹斑斑，历历可考。《新青年》与“五·四”，《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

名刊文库——收获选萃(1957—1997)

《创造》与创造社，《新月》与新月派，《萌芽》《北斗》与左翼文学，《论语》《人间世》与幽默闲适，都是典型的例证。《收获》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更是近在眼前的事实。

四十年物换星移，经历了多少鱼龙变幻，世事浮沉。我们如果翻一翻全部已出的《收获》，会禁不住悲喜交集。在创刊初期的目录里，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郑振铎（郭源新）、老舍、李劫人、沙汀、艾芜、周立波、康濯的名字，现在他们都已成古人，但作品遗留人间，成为国家的精神财富。老成凋谢不能不使人叹惋哀伤，可喜的是后继有人，谌容、从维熙、邓友梅、陆文夫、张贤亮、冯骥才、张辛欣、张抗抗、叶辛、王安忆、王小鹰、叶兆言、苏童、余华、格非、李晓等等先后在《收获》亮相，迅速成为读者熟知和向往的名字。靳以早在一九五九年谢世，盛年不寿，却也幸而免却了那可怕的“十年一梦”。回想《收获》刚刚面世的时候，李小林还是十一岁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在惊涛骇浪的时代中“经风雨、见世面”，迅速成长起来，现在已胜任愉快地接替了靳以叔叔的座位，成为巴老得力的助手。《收获》的幕后英雄，一支精悍的编辑和工作队伍，也已经几番代谢。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就在不断推涌、不断排除险阻中滚滚向前。

商潮澎湃，文运低迷，对《收获》不能不是重大的冲击，但也因此更显得它地位的重要，有若中流砥柱，兀立狂澜。春风文艺出版社创划印行《名刊文库》，遴选《收获》四十年来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荟萃一编共十五卷，列为文库“文学卷”的首卷，藉为当代中国的世纪阴晴、人间冷暖、心史沧桑、文海潮汐留一图影，并併读者红尘蔽天中聊当休闲，得赏心怡情之乐，这是很值得感谢的。时一九九七年春，距廿一世纪倒计时一千天。

发 刊 词

“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

“收获”是一朵花；希望它成为一朵香花——有利于社会主义祖国，是人民的有益的精神食粮。

我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真实而正确地反映祖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鼓舞人民向社会主义大道高歌猛进。

我们的刊物和所刊载的作品，应该符合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六大标准：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在这个明确的政治标准之下，作家可以选择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体裁，不同的形式，甚至不同的流派。

作家不仅应该是有灵魂的人，而且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以作品来建立和提高人民的灵魂。

“收获”应该团结更多的作家，尤其是老作家们。他们在文学的大道

名刊文库——收获选萃（1957—1997）

上辛勤地工作了几十年，他们具有和旧社会旧势力斗争的知识，积累了丰富的较高的艺术技巧。他们的作品可以帮助广大的读者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是从什么艰苦的道路上走过来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如何萌芽、苗长、开花、结果的；中国人民，在不同的反动力量残酷的统治之下怎样艰苦奋斗，盼星星，盼太阳，终于盼来了共产党；在党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之下，怎样更满怀信心，向敌人吹起进军的号角。他们也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解放八年来祖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的成就，他们是满心欢喜来歌颂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向自然斗争的伟大的劳动人民。他们有多少心底涌出的话语要说呵，他们有多少欢乐的感情要写在纸上呵！老作家们的个人的收获，将成为“收获”的最丰盛的果实和粮食。

但是在“收获”中间，我们也盼望有生气勃勃、新鲜活泼的新人的作品。他们是老作家的接班人，在毛泽东的光辉照耀之下，他们的感觉敏锐，具备生龙活虎的战斗力量，无论在生活里，工作中，写作上都有勇不可当的锐力。他们的一点一滴的成就，都是新中国的收获，也是我们“收获”的光荣。

我们也愿意以“收获”作为作家和读者的桥梁，让读者表示对作品的意见，让作者倾听读者对作品的意见，并热情而适当的吸取读者的意见，使他的作品更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我们希望“收获”能贡献给我们亲爱的祖国以更多的香花和有益的食物。

这是“收获”的开端，我们也希望它一年年地更多采更丰盛，结出更多的果实。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目 录

总序	柯 灵
发刊词	
名刊文库——《收获》选萃（1957—1997）总目录	
我们的早晨	刘白羽/1
汨罗江	郭源新/15
江上波涛	苏 策/27
辛俊地	管 桦/46
盐	海 默/180
来访者	方 纪/189
高高的白杨树	茹志鹃/216
阿布杜拉	叶君健/233
群山中	艾 芜/242

我们的早晨

——给林

刘白羽

月光从坑道外面斜射进来，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光景，一切似乎都十分沉寂了。我出来看了看，露水湿透了树木和草丛，很多叶子闪着绿幽幽的微光，山谷中弥漫起濛濛的白雾，雾渐渐聚拢；升上天空，遮住月亮，月亮只剩下一个淡白的圆圈儿，这时一阵阴凉的寒意袭上身来，预示黎明快要到来了。我穿过稀疏的树林，走到山顶上。从这儿可以一直了望到整个火线，火线那儿正在激战。一个山头上，如同油锅在滚沸，近战炮，手榴弹，机关枪“咕咕”“咚咚”响成一团，火光不停地闪烁，曳光弹像一串一串红火珠飞掠起来。这时我全部心神都集中在这个山头上，我关怀着、惦念着在那儿作战的一个人。我的心是徬徨的，紧张的。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炮火下面奔跑着奋战？还是已经倒在潮湿的地下了！？……

今天下午，我和团政治委员王集庆到准备出击的那个连队里去。王政委是一个高大健壮的人，他那副赤红的宽面孔，黑铁丝样高耸的头发，浓而短的眉峰，漆黑的眼珠和那亲切的笑容，使人一见就高兴。他穿着一件一九五〇年冬天发的黄呢子军装上衣，袖头和领口上还滚着红绿。我们迅速地穿过炮火封锁的地区，走过荒无人迹，野草丛生的山沟，来到前沿阵地背后的山脚底下。当我们正放慢脚步打算略微喘息一下，好爬上那壁陡的山坡。从旁边树林里一下跳出个人来，人还未看清，却先听见一阵年轻的快乐的声音：

“政委来啦！我们老连长可急坏了，派我来寻你们来了，……”

我定睛看这战士，他顶多不过十九岁，站在我面前，就像一株迎着晨风，给太阳照得金光闪闪的粗粗壮壮的小树。他的脸晒得那样黑，眼睛却

李长吉：《李长吉》（1957—1997）

清朗朗亮晶晶的。他很自在地敞开着领子，把袖口挽在胳膊肘上边，军衣洗得发白了，但很干净，只是肩膀上给汗水湿透了，他手中拎着一只卡宾枪，肩膀上斜披一条咖啡色干粮袋，还挂着一把小小的军用水壶。他见到首长连一点点拘束劲儿也没有，两眼只是又亲热又愉快地望着我们。在朝鲜前线，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出老战士和新战士之间不同的特点：你到了一个老战士跟前，他会慢腾腾地给你斟上一缸白开水，卷上一根粗粗大大的烟卷，他们从平淡中透出对于上级干部的深厚的情谊，但是他们常常老练地保持着一定的礼节上的拘谨；至于这一批年轻小伙子，他们在连队里却像火苗一样活跃，他们是一个幸福大家庭里面最年轻的兄弟，同班战友总是对他们投出宠爱的目光，上级首长也爱跟他们说几句笑话，他们到哪儿就把歌声带到哪儿。现在眼面前这个青年战士当然也不例外。他忽然把水壶从身上取下递过来：

“政委！喝一口儿吧！”

在那样热毒的太阳下跑了那远一段路，我们确实又干又渴，政委知道火线止水是多么稀罕；他对着壶嘴只喝了一小口，就如同喝了什么蜜酒似的，呵了口气，咋了咋嘴巴，显得非常舒坦，然后把水壶递给我。他却问那战士：

“小伙子！怎么这样高兴呀？有什么喜事吗？”

战士变得又亲密又庄重地说：“政委！你知道，我们就要挤敌人的阵地了，……”

“这可真是军事秘密呀，同志！”政委眯细了两眼，摇着一只手，他就跟一点也不知有这么回事一样，逗得那小伙子跟我都笑了。

正说话间，我忽然发现这战士脸色变了，他在警觉地谛听着什么，但这只不过一秒钟，一瞬间，他猛地喊了声：“卧倒！”一下，把我们推开几步，而且一扑扑在政委身上。一只灰鹁鸽咻噜噜从我们头上急飞过去。真险！一块炮弹皮鸣地一声就直落在刚刚我们站脚的地方。你瞧吧！回头一看，洼地里罩满一片乳白色的烟雾，炮弹一颗紧跟一颗在爆炸，虽然在太阳光下，那爆炸的闪光也还锐利刺眼。这年轻战士早已一把拉起我们转入交通壕，这时，政委掸了掸身上的尘土，亲昵地望着小伙子说：“好家伙，把我骨头都压疼了。”青年人脸一红，可爱地笑了一下。

不过十分钟，我们已经到达连部的坑道里来了。这儿用手榴弹箱摆成

一只桌子，上面点着一根蜡烛，头上悬着块雨布，石头缝里漏下来的水滴“砰砰”的在雨布上敲着响。那个青年战士所说的“老连长”并不老，只不过面孔黑瘦，是个闭紧嘴巴不多说话的老实人。王政委坐在一只炮弹箱上，仔细地讯问了几个有关战斗准备的问题之后，他那赤红的面孔上闪出晨光也似的笑容，把漆黑的眼珠停在连长脸上说：

“陈金才同志！这次的任务，是团党委经过仔细考虑交给你们连的，你看怎么样？有把握吧？”

当他说这几句话时，“老连长”的眼睛亮起来，全身精神，两手紧紧地握住政委的一只手，那意思是：这还用回答吗！？

营长忽然一脚闯了进来，挂在胸口上的望远镜急急摇晃，气吁喘喘的说：

“敌机拚命俯冲五连阵地！”

每人心头上吹过一阵冷风。难道敌人识破了我们作战意图了吗！？——五连是要配合袭击敌人侧翼的部队啊！……大家立刻往观察所跑。前沿阵地，我们跟敌人是鼻子对鼻子，脸对脸，观察所实际上只是个暗火力点，从坑道向前方挖出一个圆眼，用干枯的树枝隐蔽着，但从这儿可以看到整个前沿。果然，几架飞机正在五连那个山头上空，上下翻飞，轮流轰炸，一只只翅膀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然后向下俯冲，下面喷起一股股黑烟，烟里闪烁着火光。我的心沉了下来，几个人谁也没作声，只是一眨不眨地盯视着，我听得见每一个人微微喘气的声息，这时落在那山头上的一颗颗炸弹就都像炸在我们心头上一样。突然，蓝空中出现了一朵小小白棉花球似的烟团，——啊，我们的高射炮开火了，……然后，又是几个白棉花球绽开来。就这工夫，一架飞机投下一批炸弹正斜楞着身子往上冲的时候，给一阵白烟球包围起来，飞机不由自主的滚了个身，就拖了长长一条烟尾巴跌下去了。另外几架飞机惊慌地飞高了，又嗡嗡地转了几个圈飞走了。不久，团里来了电话：

“五连轻伤二人，不会影响战斗。”

营长笑起来咒骂着：“他妈的！原来是盲目蠢动！”

一场虚惊过去，太阳光由刺眼的白色变为淡淡的黄色，黄昏很快就要来到了。前面隔着一道山沟便是敌人阵地，这时黑色阴影遮盖着山沟，只小河在阴影里还闪着最后一抹白光。战斗部队出发的时间一刻比一刻迫近

名刊文库——收获选萃(1957—1997)

了。

我离开观察所，顺着交通壕走了一段，在将近拐弯的地方，我忽然听见拐角那边有两个人在说话。我停下脚步看了看，那边坑道口上，一个青年战士弓着身子在吹着炭火烧开水呢，旁边就是那个迎接我们上山来的小伙子，他背朝着这面，两手抱膝，坐在交通壕边沿上，正在慢悠悠的讲话：

“何永明！——你家里来信了吗？”

“来信了，信里说今年小麦丰收，——还有，小弟弟上学堂，带上了红领巾，——我们参加修淮河的小队，又得了一面锦旗，……”

“你这一提，可真急人。”

“急啥？你们村里不会忘记的，——我提醒你一下！你可别忘记，我这支钢笔，我要……你就把它寄回去。”何永明掏出自己的一支黑颜色的金星钢笔晃了晃。

“不，我说的不是这些个，……”

被叫做何永明的战士，回过头看了他一眼，那眼光是个问号一闪。

小伙子停了一下从心底里冲出一句话：“我们在这儿，可什么名堂也没干出来呀。”说不出的烦闷，急躁，把手一甩，他不作声了。

只剩下噗噗——噗噗吹火的声音。一会吹火的声音也没有了。显然刚才这句话把两个人的心事都点出来了，显然，两个人心思都变得沉重起来。家乡和求战心在这战前的一刹交织在一起了。这时我看到，何永明从炭火旁边仰起头在想什么，炭火把他的面孔照得微微发红。一只小鸟飞来落在一根枯树枝上，歪着头，看着他们，吱——吱地叫了两声，也没引起他们注意。何永明想了一阵，他说：

“真糟糕！这一回又把突击任务交给二排，咱们要打不上怎么办！”

小伙子好像没听何永明的话，自个儿突然笑了，把手一拍说：“只要前边一要人，咱们青年团员就一涌上去干他一下子，你看好不好？”

那只小鸟，在他拍手的时候，一下给吓跑了。

可是那一个还在推敲着：“好是好，就怕指挥员不准呢！”

又是一阵沉默。

“会准的！”小伙子慢慢说起来，当然这说的是他的心愿，愈说声音愈大：“小何！咱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还有啥不对，……你瞧！这样鼻

子顶着鼻子，顶了多少天啦！——真憋气！美国人，什么东西——强盗，醉鬼，赌徒！……”

话说到这里，突击排的同志们突然从交通壕那一头出现了。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他们把子弹袋、手榴弹、甲种手雷、水壶、干粮袋都绑扎停当，手上的枪枝都用布包了起来，——因为炮火把阵地前沿炸成一片焦土，整日整夜飞扬着眼力看不见的灰尘，这种灰尘总是钻到枪膛里面去，——在同志们前面走的是二排长，排长脸上是又兴奋又庄严又紧张，这种神情一下给这边跳过去的两个青年战士打破了。那小伙子一奔上去就抓住排长双手乱摇撼，放亮了嗓音说：

“二排长！多光荣呀！全师头一回挤敌人阵地，师首长就指定了你们。”他又转过头对着所有来的人喊：“二排的同志们！你们在前边放手打吧！甭顾虑，我们支援你们。”

很明显，全排的战士都欢喜这个青年人，他的嘹亮的声音把战前的紧张气氛变得活泼、愉快起来，立刻到处响起一片谈话声、笑声。原来，小伙子们早已把三排全体青年团员都安排好了，两个人在外面一喊叫，他们就都从坑道里跑了出来，欢腾地跟突击排的同志们拥抱在一起了。我也忍不住跑过去，跟随他们进了坑道，里面留声机已经吱吱扭扭地叫了起来。那个小伙子把袖口一挽，由人群中间站出来，把两只胳膊一展开，把头一点，就打起拍子来。战士们的各种不同的声调跟随着他的动作聚拢来又展开来，热烘烘地唱起：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上繁荣富强……

团政治委员王集庆出现了，笑吟吟地站在坑道口上望着同志们。也不知是谁首先发现的，歌声突然停止，喊喊嘹嘹一阵响，二排、三排、准备作战的部队都武装齐整地走出坑道。这时，外面天空上正亮着最后一线斜阳，战场上十分沉寂。王政委亲自站到突击部队跟前宣读了作战命令：

“我下命令！这次作战是全军范围的重大任务，大家要坚决勇猛，一

名刊文库
收获选萃(1957—1997)

定歼灭敌人，轻伤的要继续坚持战斗，重伤的倒下等着包扎，我们要前仆后继，……”

我一直注视着那个小伙子，不过我觉得这个青年人在我眼前，不再是一株年轻、欢乐的小树。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政委，政委所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在他身上唤起热烈的反应。他全身都是庄严的，就像火一样发亮似的。我目送过多少战士走进战斗，可是我第一次发觉：一个人在这种时候变得多么庄严，多么美。你看着这样的小伙子，你的视线就怎样也舍不得从他那儿再挪开了。因此，我没听到王集庆同志都在讲些什么，最后，我看到他把手举起来，手上拿着一个本子，他的眼光从每个战士脸上掠过，他说：“同志们！这是你们的花名册，你们教导员已经把它交给我保存，同志们！战斗结束了，我准备亲自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下面都写上——祖国的英雄这几个字。”

我眼看着突击部队出发了，我紧紧盯着那小伙子，他那乌黑的大眼睛，那咖啡色干粮袋，那拎着卡宾枪的手，我将永远记得他一步一步走去，走到交通沟拐角处就不见了。我知道，他们悄悄地下了山，将在黄昏的暗影中偷渡小河，然后隐藏在一片蓬蒿地里，等候着冲锋。

我和政治委员赶回团指挥所，我们坐在洞口外边一张白木头桌子旁吃晚饭。炊事班为了迎接战斗，特别给我们炒了一盘罐头牛肉，还有一盘油炸花生米下饭。初夜，静寂，远远近近一片蛙声。我想：他们这时趴在那蓬蒿地里仰着头，等候着信号，周围那样潮湿，闷热，一定也听到这样烦聒的蛙声吧！也许还有那滚成蛋，打成团的蚊虫的嗡嗡声，还有那小河的汨汨的水声。王集庆同志一边吃着，却一边跟我谈起那个小伙子来：

“你看到那小伙子了吗？就是那个来接我们的小伙子，你注意他了吗？”

我点了点头。他在思索什么，又隔了一小会儿，就像自言自语那么感叹地说了出来：

“真是咱们的新生命，新血液啊！这些人，……他们到哪里，哪里就像出了太阳。你说天高，他能把天杵个窟窿。比方说吧，你想得到他们在阵地上怎样练习瞄准技术吗？”王集庆说到这里把手一挥，兴奋地笑了起来，“想不到，你怎样也不会想得到，你还是听我说吧！他们在靶子上画了一个美国人，说这就是克拉克，就那小伙子，他在那美国人旁边写了一首诗。”

“一首诗吗!?”我惊奇地插问了一句。

“是，是一首诗，你听着，我给你念一念：

李奇微下了台换来个克拉克，
克拉克站在那儿干哆嗦，
志愿军英雄多
我们有八十斤小米四个馒头给克拉克压
咳嗽。

“你问小米跟馒头是怎么回事吗？你听我给你解释：小米就是子弹，馒头就是手榴弹，他们把这些玩意儿一起扔到那个美国人身上。”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王集庆伸手碰了我的胳膊一下：“别忙，别忙，就是这帮小伙子，一到钟点就喊：‘克拉克又咳嗽了，——来吧！来吧！’他们就练习起射击技术来了。”

政委说完，也跟我一起咯咯地笑了起来。“这家伙可能‘闯祸’呢！他上前线不到一个月就出了这么一桩耸人听闻的事。你听着！不知道怎么回事，美国人在他们自己阵地上插了一支红颜色的旗子，当然，你知道，这不过是他们跟空军联络的信号。可是，这小伙子看着它，心里就不舒服。有一天，他们连长发现他一个人坐在坑道外面，望着那面红颜色的旗子，满脸怒气。连长问他怎么了，他说：‘红旗是劳动人民的旗子，怎么能让他们这些酒鬼赌徒拿着！’说这话时，他委屈极了，他的眼睛都红了，差一点没流出眼泪。隔了两天，一个晚上，前沿上发生了一阵骚乱，到处响着枪声。就这混乱空档，这小伙子不见了。他们连长跑进坑道一看，他的那支转盘枪也不见了。他到哪里去了？——你懂得，火线上一个人失踪，这是多危险的事呀！?……

“十分钟后，观察所来了报告，说在敌我之间的无人区那儿，响了一阵转盘枪声，以后呢？又没动静了。

“那天天快亮，蜡烛头快烧完了，火捻上跳着一缕长长的黑烟子，我还睁着两眼坐着，我在分析，研究这小伙子到哪儿去了呢？你说他会投敌，我不相信，可是他一个人拿着枪到哪儿去了呢？……电话铃就在这时